

# 数字时代的语言生活及其研究

戴曼纯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文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 数字时代的语言生活在发生重大变化, 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许多问题亟待研究。本文试图阐述数字时代语言生活状况, 厘清数字与非数字语言生活两种概念, 分析数字语言生活的主要特点, 如语言主体、群体的动态多变, 语言形态的创新迭代, 语言生活场域的拓展等, 探讨研究方法的优化, 指出问题与挑战。数字语言生活对语言的使用、发展和规范产生难以估量的冲击。数字语言生活研究能助力语言治理, 构建数字空间开放包容、和谐高效、多元平等、规范的语言生活模式。

**关键词:** 数字时代; 数字语言生活; 语言使用主体; 语言治理

## Language Life and Its Study in the Digital Age

*DAI Manch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digital age is ushering in significant changes in language life, the study of which is still in its beginning stage, with numerous issues in urgent need of inquiry. With an illustration of language practices in the digital ag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digital vs. non-digital language life (DLL vs. NDLL), to analyze the main features of DLL including dynamicity and variability of language users and language grouping, linguistic creativity and iteration, and expansion of language life fields, and to discuss methodological optimization as well as challenging issues. DLL brings about an immeasurable impact on language use, linguistic evolution and normalization. It is argued that DLL studies contribute to language governance and construction of an open, inclusive, harmonious, diverse, equal and normative mode of language life.

**Key words:** digital age; digital language life; language users; language governance

### 1. 引言

社会生活离不开语言的使用, 与语言生活共同演进。语言不仅是其自身发展的基础, 更是人们理解世界的最强工具(Lucariello 2014)。语言的激发塑造了人性, 语言使我们超越所处的环境, 离开语言则无人性可言(Chomsky 1993)。语言研究即人性之学。研究语言本体可以揭示人的自然属性(如心智和认知), 研究语言生活可揭示人的社会属性。所谓语言生活, 指的是人们“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李宇明 2016: 15), 这些活动包含语言学习和使用者、语言的使用和语言使用的产物, 涉及人、语言和社会语境众多因素。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当代语言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催生了语言生活研究新话题。我国非常重视数字化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sup>①</sup>。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在向高度数字化发展(例如扫码支付、远程数字支付、门禁系统使用、无纸化办公已成常态)。当代社会以信息化和互联网为演化基础,在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快速进入数字化时代(亦称数字时代),数字技术渗透进日常语言生活,将其同步带入数字时代。数字转型阶段的语言生活在稳健地走向数字化。语言的物质形态、承载的思想内容和语言使用方式正在发生重大转变。

语言生活涉及广阔的领域,需要不同领域的学者共同参与研究,需要从不同角度对不断涌现的新问题进行探讨。例如,在数字化转型的今天,利用数字技术学习和教授语言是对传统语言教学的有益补充(不是简单的替代),计算机辅助教学、网络化学习、智慧语言教学等为语言教学研究者革故鼎新带来希望。数字技术及其应用对当前的教学行为产生深刻影响,衍生出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又如,语言技术及人工智能的发展给语言生活带来新变化的同时可能引起争议,如美国OpenAI研发、2022年11月30日发布的ChatGPT引起热议。《自然》杂志刊文指出“这个强大的语言模型在扰乱学界,给未来的学术论文和科研产出带来问题”(Stokel-Walker 2023: 620),著名语言学家和认知科学奠基人Chomsky称其为“高科技剽窃,属于逃避学习之术”<sup>②</sup>。

数字时代是大数据时代,语言生活实践的数字化给学界带来许多有待深入探讨的新问题,给语言学带来极为丰富的数据、研究课题和创新机会。网络化、数字化、虚拟空间的语言运用已经成为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的重要议题。鉴于数字时代的语言生活无论在语言形态上还是在思想内涵和功能上,以及语言使用主体的群体化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对其进行系统探索,揭示其特点和规律,既能丰富语言学研究,还能为数字时代的语言治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 2. 数字时代的语言生活与数字语言生活

从当前语言生活现状看,人类进入数字化时代后不会抛弃依然有实际价值的现实(传统)语言生活或交流方式,就像人类步入汽车时代后并没有放弃步行、自行车等交通方式那样。为了聚焦语言生活新形态,我们有必要区分数字时代的语言生活和数字语言生活,前者 and 后者不是并列或排斥关系,而是包含关系。(非数字的)传统语言生活形成的语言体系具有迁移性,为数字语言生活奠定交流基础,也是数字语言发展的基石。

数字时代的语言生活包括一切语言生活,可分为非数字语言生活和数字语言生活两部分。在日常语言实践中,这两种语言生活混同交织,各有功能。未使用数字技术的传统语言生活依然重要,如面对面交流、纸质信函和文件来往、纸质媒介读写、有线电话(虽然有的升级为数字电话机)等。

数字语言生活指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的语言生活,是通过互联网虚拟空间达成的语言生活。故此,也可称为数字(空间)语言生活、网络(空间)语言生活或者虚拟(空间)语言生活等。多名同指现象表明这一研究领域尚处起步阶段,命名未达成共识。无论使用哪个名称,均指在网络覆盖条件下使用智能终端设备完成交流,包括视频通话、互联网冲浪、网络购物、网上聊天、阅读电子书籍、撰写网络日志(博客)、读写电子邮件、存取语言文件等活动。关于数字语言生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

---

<sup>①</sup> 参见“中国数字化转型为全球带来机遇”(《人民日报》2021年06月13日03版),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2397575730674206&wfr=spider&for=pc>

<sup>②</sup> <https://www.openculture.com/2023/02/noam-chomsky-on-chatgpt.html>

人们使用智能终端设备的网络化语言生活,不包括非数字的现实语言生活。下面三节对数字时代的语言生活和数字语言生活进行区分和解读。

## 2.1 数字时代语言生活状况

在具备数字语言生活条件的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渐被网络渗透。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网络语言正全面走进现实语言生活(参见郭熙 2020)。在全社会数字化转型的今天,无论在何种程度上使用网络完成工作还是享受生活,都会参与数字语言生活。我国的互联网用户量在过去二十多年迅猛增长,从 2000 年的 2250 万用户上升至 2022 年 7 月的近 11 亿,用户数占亚洲三分之一强<sup>③</sup>。我国互联网普及率高达 74.4%,农村网民规模达 2.93 亿,占全体网民的 27.9%;城镇网民规模为 7.58 亿,占比 72.1%。从网民群体年龄结构看,截至 2022 年 6 月,20-29 岁、30-39 岁、40-49 岁网民占比分别为 17.2%、20.3% 和 19.1%,高于其他年龄段群体;50 岁及以上网民占比为 25.8%<sup>④</sup>。网民上网时间人均每周多达 29.5 小时,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 99.6%。许多人使用一种以上智能设备上网,使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电视和平板电脑上网的比例分别为 33.3%、32.6%、26.7% 和 27.6%<sup>⑤</sup>。当然,我国还有体量较大的非网民(3.62 亿),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老人群体非网民比例也比较高,截至 2022 年 6 月,60 岁及以上非网民群体占非网民总体的 41.6%,比全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高出 22.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22: 28)。不难看出,网民群体趋向年轻,经济发达地区网络覆盖率更高,网民占比高,网络语言生活存在比较明显的城乡差异和年龄差异。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差异将逐渐消失。

网络空间是数字时代社会语言生活的主要场域,目前人均每天 4 小时以上,将来可能更多。对于那些高度依赖网络来工作和生活的群体而言,网络语言生活在其社会语言生活中的占比则更高。因此,当代语言生活在发生显著变化,许多传统交往被网络交流代替。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倾向于通过网络来完成,社交虚拟化程度高企,逢年过节通过网络互致问候已成常态。

从参与主体角度看,数字语言生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被动型参与(如接受信息、阅读网页、数字化管理),特别是主体在接受单位或部门管理时基本处于这种状态;另一种是主动型参与(如发送消息、网络阅读后留言、网购、娱乐),充分利用智能设备和网络的便利条件。其次,语言使用主体参与数字语言生活的程度有差别。人们理论上可以在非数字的语言生活和数字语言生活之间穿梭,但是日新月异的智能设备给经济弱势群体、教育弱势群体、老年群体带来压力,例如购买力影响智能设备的普及和更新以及网络服务的购买,识读水平(包括我国通用语言文字符号、民语和外国语言文字符号的识读水平、键盘操作水平)影响语言生活参与程度。

数字时代的语言生活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对社会生活(包括经济生活)产生影响。社会环境因素、年龄、身体状况、教育程度、工作性质、生活状态、经济状况、网络覆盖等均可制约语言生活的数字化,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例如,2020 年至 2022 年间,数字技术使人们体验了语言生活及社会生活新方式。人们深度依赖网络,经历过扫码频率较高的生活,建立过解决急需物资的团购群或信息分享群,体验过居家远程办公和网课学习。在特殊情况下,非数字语言生活几乎仅限于家庭环境等较小范围,工作和社会交往基本数字化。此外,年龄、身体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数字化生活方式,有的老人因身体原因(如视力弱、手不稳、失智)无法使用终端设备,或者因阅读困难而偏向收看视频。老人群体、残障群体、低教育程度群体、低收入群体等的网络语言生活非常值得关

<sup>③</sup> 参见 <https://www.internetworldstats.com/stats3.htm>

<sup>④</sup> 参见 <https://www.seccw.com/Document/detail/id/15557.html>

<sup>⑤</sup> 参见 [https://www.gov.cn/xinwen/2022-08/31/content\\_5707640.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2-08/31/content_5707640.htm); [https://www.gov.cn/xinwen/2022-09/01/content\\_5707649.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2-09/01/content_5707649.htm) 以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22 年发布的《第 5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注,例如,网络使用与经济收入可能存在一定的关系。根据《人口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19》(张车伟 2018),互联网使用对中低收入人群有显著影响,对高收入人群没有显著影响<sup>⑥</sup>。

## 2.2 数字语言生活主要特点

数字语言生活的主体、语言本体和语言使用有许多自身特点。下面阐述四类突出特点。

首先,(同一数字空间的)语言生活主体多样,群体化动态多变,催生数字语言异化。主体之间的关系受网络可及性、教育程度、社会参与度、社会事件、社会心态等诸多因素影响,更加动态多变。网民极易形成错综复杂的群体,强化了群体性语言多样性。网民群体间出现词语费解和交流不畅现象,往往造成网络语言鸿沟,加速形成网络语言生活代沟。即便比较流行的“鹅厂”“大厂”以及被称作年度网络流行语的“绝绝子”“yygq”“栓Q”“不鸡丢”离开特定的网络群体,也不易被特定网络群体外的网民快速理解。更不用说那些被网民群体神秘化的表达,如使用数字谐音造出的“0437”(你是神经)、“02746”(你恶心死了),用拼音字母造出的“PF”(佩服)、“yysy”(有一说一)、“drl”(打扰了),用英语字母造出“BBL”(Be back later 过会回来)、“CU”(see you 再见),还有混合方式创造的“u1s1”(有一说一)、“rnb”(really NB 真牛逼),以及少年圈层的谐音黑话“豹豹猫猫”(指爸爸妈妈)。网民群体小圈子创造出只有他们能看懂的表达式,达到建立群体认同,甚至屏蔽家长和圈外人、区分你我的目的。在这种复杂心态的驱使下,数字时代的语言使用出现极端异化现象。

其次,数字语言生活推陈出新,形态复杂多变,语义、语用进一步细化。由于网络可以在无纸状态下便利地呈现文字形态,网民利用输入系统生成的语言文字充满着创造性和变异性,规范字词、生僻字词、生造字词、表情符号、数字(假词)、拼音字母、外语字母和词语等杂合在一起,在网络上呈现出语言文字的新形态。例如,传统现实语言生活少见的生僻字“囧”因其形状与“郁闷、悲伤、无语、无奈、尴尬、困窘”产生的联想,在网络空间爆红,并反噬现实语言生活,使其失去“光明、明亮”之义。网络语言生活还充斥着“YYDS”“xswl”“271”“hold不住”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新表达。细分某一群体、表达网民言语情绪的花式表达,如“田园女”“螃蟹女”“普信女”“扶弟魔”“妈宝女”“普信男”“废青”“凤凰男”“妈宝男”“爸废特”等,在网上层出不穷,应接不暇。虽然数字语言生活主体享受着语言创新自由,但是不同主体竞相创造同义或近义表达必然使大量网络表达式昙花一现,在尚未规约、规范之前就被淘汰,例如曾经流行的“886”“GGMM”“沙发(源自 so fast)”随着早期网民老去而封存在网络记忆里。故此,数字语言生活表现出词语快速更新迭代现象。

第三,由于虚拟空间的无限性、语域的动态性、语言使用主体的匿名性等特点,语言使用的空间和场域得到极大的拓展。在线办公、门户网站冲浪、讨论版刷屏、建群聊天、网络购物及预定车票和旅馆、网上约车、网络直播、网络游戏、在线医疗服务、网络支付都是语言生活空间和场域拓展、语域动态性的具体表现。日常语言使用借助智能设备快速跨越时空,突破声音介质的局限,增加图形和视频传递,信息储存可做到声形并茂,信息传递与提取快速便捷,信息储存量巨大。大量网民和企业使用云存储或网盘,据《中国青年报》客户端(2022年9月28日)报道,百度网盘用户突破8亿,数据总量超过1000亿GB。多样化的场景解决方案和公益方式有利于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进程<sup>⑦</sup>。网络存储为用户分享文件、应用和信息提供便利,也为其语言生活增添了新的空间和场域。

第四,数字语言生活反映数字产业的发展,伴随许多新型职业演化,创造了新型工作和生活形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共标注数字职业97个,覆

<sup>⑥</sup> 参见张车伟(2018)《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19(中国人口与劳动经济40年:回顾与展望2018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及“人口绿皮书:互联网使用对中低收入人群有显著影响”(wap.pishu.cn/zxzx/xwdt/528882.s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1685166056498361&wfr=spider&for=pc>

<sup>⑦</sup>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5222203515246657&wfr=spider&for=pc>

盖许多行业领域,如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商务数据分析师等。此外,网络空间还为社会孕育出许多新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如直播销售员、自媒体博主、数字零工、网络文学创作者等。这些行为主体使用丰富多彩的语言,如称呼粉丝群体或受众的有“亲”“各位亲(们)”“家人们”“老铁们”“小姐姐”等,网络卖家回复客户的称呼有“亲”“亲亲”“君”“陛下”等五花八门。这类带有不同语用含义的词语代替传统媒体的“各位观众”“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各位朋友”“顾客朋友”,在网络直播业广为流传。数字职业和数字工作的兴起有可能带动数字语言生活的发展与规约,其内在机制值得研究。

### 2.3 数字语言生活与非数字语言生活的区别

由于数字语言生活的句法、语义、形态、语用、音系等基础要素迁移自非数字语言生活,二者的语言使用主体、语言本体高度同质,但有明显的区别。虽然非数字语言生活与数字语言生活密不可分,但是数字语言生活空间是一种新的场域,创造出诸多有别于传统语言生活的语言使用场景、领域、语域和语境,赋予语言使用主体新的特征。厘清二者的异同有助于凝练研究对象,减少似是而非的概念和讨论。表1对两种语言生活的描述性特征、形成因素做了简略的整理和对比,用“+”表示“有”“强”“多”,用“-”表示“无”“弱”“少”,“+”或“-”的多寡表示程度差别。表1仅展示语言生活主体、语言使用条件、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异同或程度差异,不是一个穷尽式的清单。

表1 数字语言生活与传统非数字语言生活对比

序号	分类	数字语言生活	非数字语言生活
1	主体构成	网民	所有人
2	匿名性	+	-
3	语言群体间的异质性	++++	++
4	语言群体内的动态性	++++	++
5	语言代沟	++++	+
6	智能设备	+	-
7	借助网络	+	-
8	时间局限	-	+
9	空间局限	-	+
10	语言可储存性	+++	+
11	语言复制便捷度	+++	+
12	语言交互便捷度	+++	+
13	音视频传递便捷度	+++	+
14	文字传递便捷度	+++	+
15	语言场域多样性	++	+
16	语言创新性	+++	+
17	语言形态杂糅性	+++	+
18	语言异化程度	+++	+
19	语言规范性	+	+++
20	语言神秘化	+++	+
21	语用宣泄度	++++	+
22	话语可追溯性	+++	+
23	创新语言传播速度	++++	+

数字语言生活总体上有更大的优势,但是需要硬件和软件、语言生活主体自身素养等外部条件做支撑,数字语言生活必须借助网络、终端设备、存储空间以及各种应用软件才能便捷地完成不受时空制约的交际任务。受制于此,我国依然还有 3.62 亿非网民。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推进,网络覆盖率和网民占比还会进一步提高。数字语言生活对新网民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有许多新知识和新技能有待掌握,包括智能设备的更新、操作、常见应用的使用、输入法的掌握、网络语言的习得等等。我们的社会教育机构(包括老年大学、老年活动中心等)有义务提供相关培训,提高全社会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为数字化成功转型提供保障。

数字存储空间保障了话语的可追溯性,网络用户活跃度促成了语言的快速传播。这些都是非数字语言生活不可企及之处。非数字语言生活便捷性低,储存不便。可追溯及屏幕显示凸显了语言品质问题,而口语随风而逝的宿命淡化并掩盖了语言的质量。在无法匿名的非数字语言生活中,人们重视自身形象,在面对面的互动时非常注重语言产出的质量和内容。非数字语言生活出现听读理解困难的原因往往是语言本体之外的因素,如认知差异、思想内容、语言水平等(这些影响因素同样存在于数字语言生活)。反观网络空间的语言使用,网民群体化、语言神秘化、匿名性催动的语用宣泄和谣言远胜现实语境。网络语言创新无处不在,方言、土语、外语混杂,数字、汉字、拼音、外文字母混用,规范与失范并存,表情包在无限创新,不胜枚举,因而网络语言往往表现为量多质次,甚至难以卒读。

非数字语言生活能得到数字语言生活的反哺,甚至反噬。例如有学者指出,来自基层网民的各种鲜活的语料,多模态的网络话语形式、新的语义和语用创造、新的语体风格等已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或引领现实社会的语言使用(王建华 2022)。像“点赞”“二维码”“套路”“摆烂”“凡尔赛”“你懂的”之类的网络流行语已经成为日常口语中的活用表达。网络流行语中的错误用法和曲解对现实语言生活产生反噬。例如,源于日本文化的混合式表达“打 call”原指演唱会上观众根据节奏挥舞荧光棒做应援动作,打造热烈气氛,进入中文网络语言后演变成类似支持、赞成、点赞的意思,甚至被误解为“疯狂打电话”,一度挤压已有表达的空间。又如,“奇葩”原指美丽的鲜花,喻指不落俗套之人,网络语言生活的反噬使其指向语义相反的“行为和思维出格之人”。

总之,数字技术的应用使语言生活发生了变化,非数字语言生活与数字语言生活处于纠葛不清、纠缠不定状态:1)传统语言生活在消减,数字语言生活在增长;2)网络语言中的异化在催动现实语言的演变。也许,在实现全面数字化后的将来,数字语言生活将边缘化乃至吞噬非数字语言生活。

### 3. 语言生活研究面临新的挑战

如前所述,数字时代的语言生活形态变化对语言的使用、发展和规范产生难以估量的冲击。日常社交媒体中丰富多元的语言使用使虚拟语言群体分化更加明显。语言表达更新迭代更加频繁,不同表达式出现内卷或反噬,不一而足。语言治理由此面临全新的挑战。

数字时代语言生活研究面对许多新的任务,例如,探索如何在不同语言符号混同使用的网络空间保障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发展、如何消除某些群体的语言劣势、如何规范语言行为等。此类研究首先需要聚焦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最为宽阔平坦的信息通道,负载着国家政令、百姓信息、百科知识和文明传承,送达天南地北和千家万户(李宇明 2022),研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媒介的数字语言生活,揭示其新形态、新特征和新规律,探索数字语言生活的治理,能助力和谐语言生活的构建,推动我国开放包容、高效便捷、多元平等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

#### 3.1 数字语言生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数字技术推广普及有先后和发达之分,语言生活的数字化以及数字语言生活研究因此存在差

异。根据 2022 年数字技术竞争力国家和地区排行榜,我国(包括台湾省)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列第 11 位,处于世界前列,前面有丹麦、美国、瑞典、新加坡、瑞士、荷兰、芬兰、韩国、中国香港、加拿大<sup>⑧</sup>。

国内外学界关于数字语言生活的研究侧重点略有差异。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本体和语言行为上,包括网络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语义、语用等,探讨虚拟空间的话语行为变化、语言演化、语用案例。他们研究网络用语、语体、语言不文明和语言暴力现象,分析数字媒介平台的语境和语用,如博客、社交网站、emoji 表情符号、电子邮件语言、聊天群语言、虚拟社区语言以及网页语言等(如 Crystal 2001; Posteguillo 2003)。有的研究网络新词(如 Fernández & Seemann 2009; Kolarikova 2019; Lang 2020),有的研究网络空间不同语言糅杂的超语实践(Li & Zhu 2018),还有的研究网络脏话的使用、影响和分布规律(Tien, Carson & Jiang 2021),网络空间的语言使用策略和语言变异状况(Lee 2008),网络霸凌的词汇类别、词汇使用和网络霸凌之间的关系、网络霸凌的后果及解决办法(Li 2020)。这些研究是社会语言学在数字时代的延续。

数字语言生活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滞后于加速发展的数字语言生活(汪磊 2022: 9)。已有研究成果偏重语言政策视角。例如,李宇明(2020)分析了数据时代和语言产业之间的密切关联。王春辉(2021; 2022)研讨了数字社会的语言新现象和语言治理的新要求,以及语言伦理问题。姜国权和李一飞(2022)阐述了数字化时代语言生活的十大特征。程润峰和谢晓明(2022)讨论了网络语言的社群化问题。陈丽湘(2022)从国家发展角度,提出多样化、多层次的 language 需求正有力驱动语言文字数字化建设。

数字语言生活还有许多亟待深入探索的空间和话题。探究数字空间语言生活形态、风格、交际对象与场景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即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助力语言生活治理,都应是当前学界担当。

### 3.2 问题与挑战

数字语言生活有别于非数字语言生活。虽然我们可以借鉴非数字语言生活研究的问题、路径、方法和视角,但是需要重新审视二者在语言使用主体、语言本体、语境等,以及语言治理主体、目标、手段、领域、体制诸多方面存在的异同,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仍有待挖掘、阐述和论证。

首先,网民群体是虚拟群体,研究者面临网络语言群体同质性的界定难题,其难度远超言语共同体、地域或社会方言群体的界定。由于网民发帖、评论等存在主体匿名性和流动性特点,网络语言群体的同质性特征很难提取并明晰化,远不如非数字的社会语言生活群体特征的采集那么方便、明确。后者的年龄、职业、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等因素便于研究者采集,前者的此类变量犹如其匿名一样难以把握。网民群体变量中相对便于控制的是通过显性语言表现的观点偏好、支持与反对、赞扬与贬损等情绪化特征,还有语用信息、语言生活场域、话题等。这些因素具有群体聚类作用。

其次,语言本体的多变性、多样性、生命力增加了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凝练出规律的困难。传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面临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的变异性,数字语言生活研究除需要面对上述两大类变异性,还面临无限自由组合的网民群体在虚拟空间创造出的新颖表达。网络语言表达式的跨方言、跨语言、超符号系统等特性强化了语言的动态多变、异化和表达式之间的博弈,增加了抹平(leveling)<sup>⑨</sup>(参见 Wardhaugh & Fuller 2015: 409)变体的难度,增加了语言规范和语言治理及其研究的难度。

第三,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依法治国是立国之本。国家治理需要语言治理助力(王春辉

<sup>⑧</sup>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042743/worldwide-digital-competitiveness-rankings-by-country>

<sup>⑨</sup> 所谓抹平,指的是语言变体之间的差异随着时间推移而被消除,统一的新变体得以形成。

2020)。语言治理要求大多数人主动参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路径良性互动(戴曼纯 2021)。语言治理涉及语言使用主体、语言及其环境。数字语言生活的特点决定了语言治理过程中主体多元参与以及双向良性互动的必要性。网络空间语言治理的目标是净化语言生态,促进数字时代的语言生活和谐,保障多元主体的利益。吕聪(2017)、赵世举(2018)认为,数字空间语言治理是综合行为与过程,不仅需要多元治理主体各司其职,更需要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参与网络语言生活治理的多元主体包括政府机构、社会组织、网络企业、网上社群、网民个体等,多元主体在网络治理中如何通过话语互动达到共治共享,还有待探讨(王建华 2022)。网络语言生活没有绝对的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施麒麟 2022)。多元治理主体既参与治理活动,也可能成为治理对象,主体身份是相对的、转换的。数字语言生活的治理研究既需要弄清楚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转换规律、治理行为和过程、治理内容,还需要提出优化策略。

第四,数字语言生活研究需要方法上的创新。网民群体动态多变,新创语言表达式快速更新迭代,要求我们优化传统的研究方法。虽然语言学的所有研究方法皆可应用于此(例如长于采集大数据的语料库研究方法、解读自然语言的话语分析、精于调查语言使用主体的问卷与访谈),但是,网民群体是虚拟社会群体,语料产出主体的追溯需要优化采集技术;传统的社群志(ethnography)研究方法需要升级为虚拟社群志,即被 Androutsopoulos(2008)称其为互联网或在线社群志(Internet or online ethnography)的方法。Androutsopoulos(2008: 424-425)认为,用在线社群志研究数字社会生活中的语言有助于其他数据(访谈、网络话语)的分析,是定性和定量研究不可或缺的方法。系统地观察网络话语场景,并且直接与话语主体联系,可以确定在线互动的一群人是否构成一个社群。研究者既需要积极参与社群互动,也需要做在线观察。正因如此,虚拟社群志需要与传统的离线社群志相结合,通过面对面访谈或入户调查、直接观察上网情况等方式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 4. 结语

由于篇幅所限,数字语言生活研究的其它问题无法在此展开讨论。本文在厘清数字时代两种语言生活类型的基础上阐述了二者的区别以及数字语言生活的主要特点,探讨了数字语言生活研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数字语言生活的研究是传统语言生活研究的延伸,应当充分展示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特点,揭示数字语言生活与非数字语言生活之间的差异,为语言治理奠定基础。数字语言生活研究应当构建有别于传统语言生活的社会语言学理论,将空间的扁平性、语用信息隐性、身份的动态性和多元性、语言形态的杂糅性、信息不对称性、语言表达的内卷性及博弈性等因素纳入进来。数字语言生活研究一定有助于建构和谐的语言生活,完善语言治理,有效消解语言异质化和社会矛盾,从而构建开放包容、和谐高效、多元平等、规范的数字语言生活模式。

#### 参考文献:

- [1] Androutsopoulos, J. Introduction: Sociolinguistics and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06, 10(4): 419-38.
- [2] Chomsky, N. *Language and Thought*[M]. Wakefield, RI: Moyer Bell, 1993.
- [3] Crystal, D. *Language and the Interne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4] Lucariello, J. Jerome Bruner[C] // Brooks, P. & V. Kemp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LA,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 2014.
- [5] Danet, B. & S. C. Herring. *The Multilingual Internet: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Onlin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6] Fernández, I. G. M. E. & P. A. A. Seemann. A study on language changes of written Spanish in Internet

- chats[J]. *Trabalhos em Linguística Aplicada*, 2009, 48(1): 153–170.
- [ 7 ] Kolarikova, D. About the current lexical productivity of the word-forming element “cyber” [J]. *Romanica Olomucensia*, 2019, 31(1): 37–51.
- [ 8 ] Lang, J. Neological cancer metaphors in the Chinese cyberspace: Uses and social meanings[J]. *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 2020, 11(2): 261–286.
- [ 9 ] Lee, J. Prohibited words on the Internet and the counter-strategies of netizens. *The Sociolinguistic Journal of Korea* (사 회언어학), 2008, 16 (2): 273–300.
- [ 10 ] Li, W. The language of bullying: Social issues on Chinese websites[J].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20, 60(2): 173–186.
- [ 11 ] Li, W. & H. Zhu. Transcribing: Playful subvers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2019, 16(2): 145–161.
- [ 12 ] Posteguillo, S. *Netlinguistic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Study Language,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Internet*[M]. Castelló: Publicacions de la Universitat Jaume I. Universitas, 2003.
- [ 13 ] Stokel-Walker, C. ChatGPT listed as author on research papers. Many scientists disapprove of articles crediting the AI tool as a co-author[J]. *Nature*, 2023, 613: 620–621.
- [ 14 ] Tien, A. , Carson, L. & N. Jiang. Offensive words in Chinese cyberspace[C]//Tien, A. , Carson, L. & N. Jiang. *An Anatomy of Chinese Offensive Words: A Lexical and Semantic Analysis*. Switzerland: Springer Nature, 2021.<https://doi.org/10.1007/978-3-030-63475-9>.
- [ 15 ] Wardhaugh, R. & J. Fuller.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7<sup>th</sup> edition*[M]. Malden, MA. : John Wiley & Sons, Inc. , 2015.
- [ 16 ] 陈丽湘. 数字化引领语言文字生活新形态 [N]. 光明日报, 2022–04–06(2).
- [ 17 ] 程润峰、谢晓明. 论网络语言的社群化[J]. *语言战略研究*, 2022, (3): 23–33.
- [ 18 ] 戴曼纯. 语言政策与规划理论构建: 超越规划和管理的语言治理[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21, (2): 29–38.
- [ 19 ] 郭熙.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20[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 [ 20 ] 姜国权, 李一飞. 数字时代的语言新特征 [N]. 光明日报, 2022–06–05(5).
- [ 21 ] 李宇明. 语言生活与语言生活研究[J]. *语言战略研究*, 2016, (3): 15–23.
- [ 22 ] 李宇明. 语言数据是信息时代的生产要素 [N]. 光明日报, 2020–07–04(12).
- [ 23 ] 吕聪. 集群行为视野下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与治理思考[J]. 法治与社会, 2017, (4): 165–166.
- [ 24 ] 施麟麒. 微信语言生活治理主体及协作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06–07(03).
- [ 25 ] 汪磊. 线上语言生活: 现实与虚拟的双维转向(代主持人语)[J]. *语言战略研究*, 2022, (3): 8–9.
- [ 26 ] 王春辉. 论语言与国家治理[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 29–37.
- [ 27 ] 王春辉. 学科建构视角下的语言治理研究[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6): 155–163.
- [ 28 ] 王春辉. 数字时代语言伦理的新形态与新表现[J]. *社会科学战线*, 2022, (12): 152–159.
- [ 29 ] 王建华. 网络空间语言治理研究的三个维度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06–07(3).
- [ 30 ] 张车伟. 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 19[R].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 [ 31 ] 赵世举. 重视网络空间语言的规划与治理 [N]. 光明日报, 2018–01–11(11).
- [ 32 ]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5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R], 2022–08–31.

**基金项目:** 国家语委重大项目“数字化时代的语言生活与语言治理研究”(ZDA145–8)

**收稿日期:** 2023 – 05 – 10

**作者简介:** 戴曼纯,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语言政策、二语习得、句法学。